同治光绪年间清宫演戏宫外观众考
——以《翁同龢日记》为线索

黄　卉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清代宫廷戏曲的受众,主要是居住在宫廷的特定人群——帝后妃嫔,却不局限在这一范围,而是因时因地不同或多或少包括了皇族成员、朝廷重臣、外国使节等等。这些宫外人员成为清宫演戏的观众,是因为帝后"赏听戏"。翁同龢在清末长期身居枢要,经常获得"赏听戏"的殊荣。翁同龢在日记中对于亲历的宫廷演戏作了详细记载,历时三十余年。更为难得的是,翁同龢重在记述赏戏人员、礼仪方面,再现了清宫演戏的场景。以《翁同龢日记》为线索,探究清宫演戏的观众人员成分,对于清代戏曲史的研究有相当意义。

关键词: 清宫演戏; 观众; 礼仪;《翁同龢日记》

中图分类号: I 207.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3)04-0113-08

清代宫廷戏曲既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戏曲史以及宫廷文化史,都不能不对宫廷戏曲进行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朱希祖 1931 年在《燕京学报》第 10 期发表的《整理昇平署档案记》,是研究清宫戏曲的创始之作。之后周明泰、王芷章、朱家溍、丁汝芹诸先生各有著述①,涉及内廷演戏的各个方面,包括机构演变、演出形式、剧目、舞台、戏装与切末、太监伶人与民间艺人。其他研究者如傅惜华、杨常德、周妙中、郎秀华、王政尧、龚和德、么书仪、章宏伟等②,或旨在廓清宫廷演剧的变革,或从演剧制度的变革入手,或探讨清代管理戏曲演出的机构的演变,或研究雅部与花部的递嬗。从整体上看,宫廷戏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许多重要问题仅仅是开始探索,尚未达到全面深入,更未达到成熟水平。

清代宫廷戏曲的研究已涉及清宫演戏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受众却少有人探究。宫廷戏曲的受众当然主要是居住在宫廷的特定人群——帝后妃嫔。由于受众的特殊性,宫廷戏曲演出的诸因素剧本、演员、剧场乃至服饰、道具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大量剧本专为这一群体而创作;演员是专为他们挑选的民间伶人和太监伶人;剧场则是为他们看戏而特意建造的豪华剧场。

宫廷戏曲的受众非常明确,无须探究,也尚未看到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著述。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宫廷戏曲的受众绝不局限在帝后妃嫔这一狭小范围,而是因时因地不同或多或少包括了皇族成员、朝廷重臣、外国使节等等。这些宫外人员成为清宫演戏的观众,是因为帝后"赏听戏"。对于皇族成员和朝臣们来说,"奉旨听戏"的"荣宠"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难以回避的重

收稿日期: 2013-05-30

作者简介: 黄卉,女,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宫廷戏曲研究"(项目编号:12WYB016)成果之一。

① 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王芷章:《昇平署志略》、《清代伶官传》;朱家溍:《故宫退食录》;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史话》。

② 傅惜华:《清代内廷戏台考略》等;杨常德:《清宫演剧制度的变革及其意义》;周妙中:《清代戏曲史》;郎秀华:《清代昇平署沿革》、《清代宫廷戏曲发展浅谈》;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龚和德:《清代宫廷戏曲的舞台美术》;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乾隆皇帝与戏曲》;廖奔:《清宫剧场考》;章宏伟:《故宫博物院清朝宫廷戏剧文献收藏现状》。

要内容。宫廷戏曲的演出,何时何地,邀请什么人参加,是宫廷文化所要探讨的,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经常用“上行下效”,论述帝王的喜好对戏曲艺术的流行和发展产生的影响,至于怎样影响,却语焉不详。宫廷演戏活动的受邀请者,既是宫廷戏曲演出盛事的见证者,也是传播者和仿效者。他们可以说是沟通宫廷和民间的渠道和桥梁。

对于宫廷戏曲受众的研究,不仅有空间,也有条件,其资料主要到清宫档案和清朝宗室、臣僚记载中去搜寻。① 尤其是这些清朝宗室、臣僚记述的清宫演戏活动,既非寻常人物所能闻与,亦复少为他人所详载,成为考察清宫演戏活动的重要资料。而同光两朝是清代宫廷演戏的繁盛时期,是清代乃至中国戏曲史研究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翁同龢(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5)殿试状元,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历官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作为经常获得“赏听戏”殊荣的晚清重臣,翁同龢在日记中对于耳闻目睹的宫廷演戏作了详细记载。更为难得的是,翁同龢记录的重点不在表演剧目与伶人名字,而是重在记述赏戏人员、礼仪方面,并细致到天气、着装、地点、座次、起止时间、饮食、赏物、费用、感受等方面,可以说是再现了清宫演戏的场景,成为考察清代宫廷戏曲演出和清宫礼仪文化的重要资料。它可与昇平署戏曲档案相互参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同期昇平署档案的记载。翁同龢因其身份特殊、所载清宫演戏历时长、范围广、内容多,在同类史料中弥足珍贵。所以,本文以《翁同龢日记》为线索,探究清宫演戏的观众组成,以梳理在何时何地有何人被“赏听戏”,又是如何反映了清宫礼仪文化。

《翁同龢日记》记载的清宫演戏宫外观众

翁同龢是同光年间政界颇有影响的人物,显赫的身份使得他能够几十年出入内廷,并与众多王公大臣相与往还,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历见的人和事。翁同龢处事严谨,凡事必加留意记载,因此,他的日记在记事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所记内容之丰富诸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人。

作为一位经常被“赏听戏”的朝廷重臣,翁同龢以其亲身见闻对宫廷演戏作了大量的记载。在这方面,当时人日记和笔记杂录中也多有记述。如《曾国藩日记》中有关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六日廷臣宴并演戏的记载②,陈夔龙《梦焦亭杂记》对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庆典演戏作过生动详细的描述③,《王文韶日记》也有对光绪五六年(1879、1880)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内廷演戏的记述④,但这些记录少而分散;《那桐日记》和《荣庆日记》中也分别包含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十九年(1903)后清宫演戏的记载⑤,却年代偏晚而时间短。

《翁同龢日记》对清宫演戏的记录,起自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四日同治皇帝在重华宫赐琉球国使臣茶果,设剧作乐,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四日光绪皇帝到西苑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听戏,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余年。演戏的时日,有重要节令如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除夕、立春、立冬、冬至等;也有皇太后圣寿节、皇帝万寿节;还有重要活动如宗亲宴、廷臣宴、内廷家宴;以及每月朔望日。演戏的地点,涉及重华宫(漱芳斋)、宁寿宫(畅音阁)、长春宫、纯一斋(颐年殿)、颐乐殿(德和园),遍及那一时期清宫演戏

---

① 这一方面的资料,举要有[朝]朴趾源《热河日记》(又名《燕行录》);昭梿《啸亭杂录》、《啸亭续录》;赵翼《檐曝杂记》;《翁心存日记》(张剑整理);《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陈夔龙《梦焦亭杂记》;《那桐日记》(北京市档案馆编);《荣庆日记》(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等。

② 《曾国藩全集》第十九册,长沙: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44—145 页。

③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1 页。

④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⑤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之所。因此,在清代众多的日记与笔记杂录中,《翁同龢日记》无疑是最具戏曲史料价值的一部,为我们再现了清宫演戏的发展演变史。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翁同龢日记》中记录的清宫演戏有140多次,大多涉及观众,尤其是对宫外被“赏听戏”的皇族宗亲、朝廷重臣颇多关注和记录。这些宫外观众是一个相对稳定和明确的群体,却又因时因地不同而有变化。在以往清宫演戏的论著中,对宫廷戏曲的受众大都笼统称之。这些皇族成员、朝廷重臣何时何地听戏,他们因何成为“赏听戏”的对象,未见到专门论述。笔者对《翁同龢日记》中清宫演戏观众,特别是宫外“赏听戏”群体的梳理,是为了更清晰地展现清宫演戏的面貌。

“赏听戏”人员,翁同龢记述并不统一,有时只笼统说“群臣”、“百官”、“诸臣”、“诸公”、“同人”、“王公百官”、“王大臣”;有时提到观众的身份,如“琉球国使臣”、“军机”、“内务府”、“南斋”、“乾清门侍卫”、“南书房”、“上斋”、“近支王公”、“毓庆宫”、“满洲命妇”、“枢廷”、“御前”、“内廷王公”、“六部”、“理藩院侍郎”、“王贝勒”、“两斋”、“书房”、“内务府三卿”、“尚书”、“大学士”、“总宪”、“戈什爱班”、“妃嫔”、“公主”、“命妇”等,却并不具体;有时因为翁同龢与这些人相熟,只提及姓、号、字、敬称,需要进一步考核;只有一小部分是明确的,姓名齐全,甚至点明职务。

外国使臣,是参与清宫听戏的人员,但《翁同龢日记》所载不多,只有三次,一次是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二十四日同治皇帝在重华宫招待琉球国使臣①;一次是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三日万寿节在宁寿宫“赏听戏”的人员中有琉球使臣杨光裕、蔡呈桢②;再一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宁寿宫“赏听戏”人员中有朝鲜使臣判中枢李承纯、户曹参闵永喆③,这是朝廷为示怀柔特旨宣召。

命妇,是官员有封号的母亲、妻子,也是宫廷演戏的观众。翁同龢在日记中只记录两次,一次是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十日圣寿节宁寿宫庆典④,云“满洲命妇多报病,惟福锟、崧申、巴克坦布三人之妻入内,闻终日侍立,进膳时在旁伺候一切”,侍宴、陪听戏的辛苦使命妇们以“报病”来逃避;一次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四日在仁寿殿的内廷家宴⑤,不及命妇的姓名。

“赏听戏”的人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近支王公”,一是身居显位的“大臣”。“近支王公”有哪些,朝廷重臣是何人,就成为探讨清宫演戏观众的主要对象。兹分别论述之。

《翁同龢日记》所记“近支王公”,相当多的情况是笼统称为“近支王公”、“王公”、“王贝勒”。较为明确且涉及人员多的记载有四次,均为慈禧皇太后圣寿节期间:一是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⑥,“近支王公”有滢贝勒、濂贝勒、载澜、载瀛、载泽、载济、载润、伦贝子、溥侗、载振、澍贝勒、溥僎等12人。二是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十三⑦,有礼王、克王、庆王、那王、漪贝勒、滢贝勒、濂贝勒、澍贝勒、润贝勒、伦贝子、载泽、载澜、载瀛、载津、载济、溥侗、载振、溥僎等18人。三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九日⑧,有恭王、礼王、醇王、庆王、克王、那王、端王、玛王、奕谟、载滢、载澍、载濂、载润、载澜、载瀛、载津、载振、载

①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一册,记曰“辰正上御重华宫赐琉球国使臣茶果,设剧作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8页。

②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二册,记曰“今年听戏者有湖广总督李瀚章、琉球使臣杨光裕、蔡呈桢”,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6页。

③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记曰“特旨宣朝鲜使臣判中枢李承纯、户曹参闵永喆听戏”,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9页。

④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84页。

⑤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056页。

⑥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563页。

⑦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642页。

⑧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53页。

洵、溥伦、溥侗、溥僎、溥伟、溥倬等 23 人。四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十三日①,有恭亲王、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端郡王载漪、载濂、载滢、载澜、载涛、载瀛、载振、溥僎、溥侗、载伟、溥倬等 14 人。对翁同龢日记中历次记载加以统计,可知 32 位“近支王公”,即:

惇王、恭王,惠王、礼王、克勤王、那王、庆王、睿王、端王、玛王、庄王、肃王、醇王载沣、奕谟、恭王第四子、滢贝勒、濂贝勒、载澜、载瀛、载泽、载济、载润、澍贝勒、漪贝勒、载津、载洵、载振、溥侗、溥僎、溥伦、溥伟、溥倬

翻检《清史稿》之《皇子世表》②,自清初,睿王、礼王、郑王、豫王、肃王、庄王、克勤王、顺承王八王世袭罔替,也就是“铁帽子王”。至同光年间《翁同龢日记》所载“赏听戏”者,应为:

睿王:德长(同治四年袭睿亲王,光绪二年薨)、魁斌(光绪二年袭睿亲王)

礼王:世铎(道光三十年袭礼亲王)

郑王:承志(同治三年袭郑亲王,同治十年以罪革爵)、庆至(同治十年袭郑亲王,光绪四年薨)、凯泰(光绪四年袭郑亲王,光绪二十六年薨)

豫王:义道(道光二十一年袭豫亲王,同治七年薨)、本格(同治七年袭豫亲王,光绪二十四年薨)

肃王:华丰(咸丰三年袭肃亲王,同治八年薨)、隆懃(同治九年袭肃亲王,光绪二十四年薨)

庄王:奕仁(道光二十六年袭庄亲王,同治十三年薨)、载勋(光绪元年袭庄亲王,光绪二十六年以罪革爵)

克勤王:晋祺(咸丰十一年袭克勤郡王,光绪十五年加亲王衔,光绪二十六年薨)

顺承王:庆恩(咸丰四年袭顺承郡王,光绪七年薨)、讷勒赫(光绪七年袭顺承郡王)

此外,已知“近支王公”,只有庆亲王奕劻(咸丰二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晋庆郡王,二十年晋庆亲王)及其子载振出自清高宗(乾隆)十七子永璘。

出自清仁宗(嘉庆)支脉的为:惠王奕详(同治三年袭惠郡王,同治十一年加亲王衔)、贝勒奕谟(光绪十年晋贝子,光绪十五年加贝勒衔)、贝勒载润(光绪十二年袭贝勒)、载洵、载泽、载济。

出自清宣宗(道光)支脉的是:惇王奕 (道光二十六年袭惇郡王,咸丰十年晋惇亲王)、恭王奕 (道光三十年封恭亲王)、醇王奕 (道光三十年封醇郡王,同治三年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晋亲王)、醇王载沣(光绪十六年袭醇亲王)、贝勒载濂(光绪十五年袭贝勒,加郡王衔)、贝勒载漪(咸丰十年袭贝勒,光绪十四年加郡王衔,光绪二十年晋端郡王)、载瀛、贝勒载滢(同治七年袭贝勒,光绪十五年加郡王衔)、贝勒载澍(光绪四年袭贝勒)、载澜、载津、载潢、贝勒溥伦(光绪七年袭贝子,光绪二十年加贝勒衔)、贝勒溥伟(光绪二十二年封贝勒,光绪二十四年袭恭亲王)、溥侗、溥僎。

也就是说,除了“铁帽子”王和庆亲王奕劻父子外,其余“近支王公”均为仁宗(嘉庆)、宣宗(道光)支脉,与同治、光绪皇帝的关系不出三代,算得上是真正的“近支”。

《翁同龢日记》中受到“赏听戏”的朝廷重臣,包括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上书房大臣、南书房大臣、理藩院大臣等。这些人既是朝廷重要典仪的参加者,也是清宫戏曲的观众。这些宫外观众,视不同的节庆“赏听戏”人数不等,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七八十人。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九圣寿节,“赏听戏”的王公大臣有 69 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六“廷臣宴”,参加的王公大臣达 82 人。

对于“赏听戏”朝廷重臣,翁同龢多数情况只笼统说“群臣”、“百官”、“王公百官”、“王大臣”,或点明“军机”、“内务府”、“南斋”、“乾清门侍卫”、“南书房”、“上斋”、“六部”、“尚书”、“大学士”,涉及具体人的为数不多,但还是能从中了解这些人员的成分。以光绪六年(1880)正月十六乾清宫赐“廷臣宴”为例,翁同龢记载:

东边 龄、全,灵、景,恩、广、文、察

西边 沈,董,徐、潘,翁、李③

①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 3055 页。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十七、十八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③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472 页。

查阅《清史稿》之《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院部大臣年表》等①,可得知光绪六年(1880)时重臣:

> 龄,即载龄,大学士
> 全,即全庆,大学士、工部尚书
> 灵,即灵桂,大学士、吏部尚书
> 景,即景廉,军机大臣、户部尚书
> 恩,即恩承,内务府大臣、礼部尚书
> 广,即广寿,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
> 文,即文煜,刑部尚书
> 察,即察杭阿,理藩院管理院务大臣
> 沈,即沈桂芬,大学士、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 董,即董恂,户部尚书
> 徐,即徐桐,礼部尚书
> 潘,即潘祖荫,刑部尚书
> 翁,即翁同龢,工部尚书
> 李,即李鸿藻,军机大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九日圣寿节庆典,在丰泽园演戏,是《翁同龢日记》中所记载"赏听戏"人员最详尽的,达69人,且清楚地记载了各大臣的座次:

> 东边:恭王照料。礼王、载滢、载澍、载濂;一间。载润、奕谟、溥伦、载澜、溥侗、载瀛、载津、载振、溥僎、溥伟、溥倬;一间。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一间。李鸿章、张之万、麟书、崑冈、徐桐、熙敬;一间。敬信、荣禄、徐郙、启秀、照料。薛允升、孙家鼐、裕德、许应骙,一间。共三十六人。次日添醇王载沣、其兄载洵。
>
> 西边:庆王、照料。克勤郡王、那王、端王;一间。玛王、熙凌阿、那苏图、符珍、札拉丰阿、桂祥;一间。福森布、芬车、赓音布、明安、色楞额;一间。怀塔布、松溎、崇光、立山、照料。巴克坦布、文琳;一间。李文田、吴树梅、陆宝忠、张百熙、王懿荣、王文锦、曹鸿勋、高赓恩、张仁黼、胡聘之,山西抚。一间。共三十三人。
>
> 凡六十九人。②

根据《清史稿》,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学士有李鸿章、额勒和布、张之万、福锟、麟书、崑冈、徐桐7人;内务府大臣为福锟、崇光、立山、荣贵、怀塔布、文琳、启秀7人;军机大臣是奕訢、世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钱应溥8人;六部尚书则是吏部麟书、熙敬、徐桐,户部熙敬、敬信、翁同龢,礼部崑冈、李鸿藻,兵部敬信、荣禄、孙毓汶、徐郙,刑部松溎、薛允升,工部怀塔布、孙家鼐,理藩院启秀,共14人。这些大学士、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六部尚书、理藩院管理事务大臣均是清宫演戏的观众。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皇族成员和朝臣们来说,"奉旨听戏"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难以回避的重要内容。

清宫演戏宫外观众
——宫廷仪典的参与者

宫廷戏曲有两个属性:一是礼仪功能,二是娱乐功能。礼仪功能取决于其为宫廷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清代将戏曲演出列入朝廷仪典,重要节令: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除夕、立春、立冬、冬至;万寿节:即皇太后、皇帝寿辰;重要活动:即宗亲宴、廷臣宴、内廷家宴;朔望:即每月初一、十五,都有较为固定的戏曲演出活动。内廷喜庆事如皇子出生、册封嫔妃等,也要演戏以示庆贺。清宫演戏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各种朝贺节庆的宴飨中。因此,清宫演戏观众也就成为了宫廷仪典的参与者。或者可以说,戏曲演出作为宫廷仪典的组成部分,那些有资格参与朝廷仪典的皇族宗亲、朝廷重臣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清宫演戏的观众。

《翁同龢日记》中记载的"赏听戏",大都与宫廷仪典相关,表现在听戏日期、着装、礼仪、地点、座次、饮食、赏物、花费等。

"赏听戏"的日期,翁同龢自同治四年(1865)二十月二十四日讫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初四,三十余年间记录了140多次,有重要节令、万寿节、重要活动、朔望等,其中"赏听戏"最多的是万寿节庆典,包括同治皇帝万寿三月二十三日、慈安太后圣寿七月十二日、光绪皇帝万寿六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圣寿十月初十日。按例,皇帝万寿节演戏两日,皇太后圣寿节演戏三日。但由于慈

①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53页。

禧皇太后酷爱听戏,每年圣寿节演戏的日子远远超过定例。《翁同龢日记》所记,光绪十年(1884)圣寿节即从九月二十五日起到十月二十日均有戏曲演出;光绪十二年(1886)圣寿节自十月初七至十月十九日每日演戏;光绪二十三年(1897)自十月初六至十月十六演戏。

"赏听戏"的宗亲、大臣的着装依例"蟒袍补褂",或按要求着装。翁同龢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庆,他就要"借衣":

> 传花衣补褂,坐"翔云"轮船,戈什、军机,余皆平船。至排云殿祗候。未带花衣,从辛首领借得,否则无处可借也,记之。①

戏曲观演不仅是清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官场的重要社交礼仪。因此,作为身处承流宣化要枢的皇族宗亲和朝廷重臣们,"奉旨听戏"也必须参与宫廷仪典。《翁同龢日记》中有多次详细记载庆典礼仪。正月十六日是廷臣宴的日子,翁同龢在光绪六年(1880)载:

> 是日乾清宫赐廷臣宴,巳初到兵部报房,皆染貂帽白出风蟒袍补褂。午初奏事处传,遂入,满东汉西,循南路行至戏毯旁鱼贯立。午正上升座。乐作,首领太监带从殿西间中门入,上垫一叩首,时桌张果菜已先设,先汤饭,次赐御前食一器一叩首,赐奶茶一叩首,起立,捧酒者举玉爵,矩步至御座旁跪,上进酒,群臣离席伏,仍起立入座,捧爵者趋下居中叩首,捧酒者捧爵下居中跪,赐一杯,捧酒者一叩首,群臣不叩,赐酒至,接酒一叩首,饮讫仍坐,既而撤肴桌换果桌,此在进酒之先。赐元宵一品。搭盘子赏,遂在座一叩首,起立退出,仍序立毯旁,上起乃退,凡乐章五成戏三出,为时三刻而已。②

光绪十一年(1885),翁同龢再一次记录廷臣宴的礼节:

> 廷臣宴礼节:年年不同,因记之。入座一叩,饭,细粉鸡子二。赏御馔一器一叩,内监进奶茶,略如进酒式。群臣不叩。赏奶茶一叩,撤膳及诸臣前桌席前空虚,皆引身长跪,俟膳撤毕,良久乃换果桌。赐汤圆五枚一叩,起身离垫三步立,是时进酒者入殿升陛,群臣即席,进酒者跪,臣皆跪,进酒者趋下,向上一叩,群臣皆一叩。进酒者赐酒叩头,群臣不叩。内监以绿玉爵进酒,略如进酒仪,内监在一旁叩。群臣不叩。少顷,内监进汤茶,群臣亦不叩,赐茶汤清茶中有瓜子果仁。一叩,此时盘子东边向西,西边向东,交互而下。戏三出亦将毕。闻鼓声稍严即起立,在后者先出,在廊下一字排立,向上三叩头,趋下阶,后者先下,入时如此。仍向上排立。上还宫,群臣皆退。……③

"赏听戏"的均是王公重臣,故听戏时的座次也就按位份排定。"奉旨听戏"既然是"荣宠",座次也就成了身份的标志。翁同龢在日记中对座次的敏感和记录,也成为我们了解清宫礼仪文化的珍贵资料。

> 同治五年(1866)三月廿三日:余等在西边,坐次在南斋下。
>
> 同治五年(1866)七月十二日:余等坐第三间。在南斋上。
>
> 同治七年(1868)三月廿二日:坐次在伊、桂下南斋上,东边第四间。
>
> 同治八年(1869)三月廿二日:余等仍在东第五间,与南书房接席。名在桂、广两君后,南斋前。
>
> 同治八年(1869)三月廿三日:徐与余班在桂、广下,向例不如此。
>
>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初九日:兄于西边第五间,余在东边第五间,相望也。
>
> 光绪六年(1880)六月廿五日:余在东边第四间,尚书共十一人。孙、张在第五间,而南斋孙、徐二君归入西边,与上斋同一间,向来不如是也。
>
> 光绪九年(1883)六月廿五日:辰初一刻入座,在东边门第三间,廿年来由第五间至此,钧天之梦长矣。一间惇、恭两王,二间惠王等近支,三间军机四人,四间尚书等九人,五间毓庆宫二人,两边略同。
>
> 光绪十年(1884)六月廿五日:余第四间,孙、张第五间。因四间人太多,余即第五间坐终日。
>
> 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八日:辰正二刻入座,余在东第四间,凡十一人,延树南昨日归,添在此间也,仍坐第五间。

由翁同龢对座次的记载可以看出,清宫演戏时"赏听戏"也是朝廷政治的反映。宫中戏台坐南朝北,帝后妃嫔在戏台对面坐北朝南的正殿,皇

①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 3033 页。
②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 1909 页。
③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 3055 页。

族宗亲、朝廷重臣等在东西厢廊。如光绪九年(1883)记第一间为亲王,第二间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近支王公,第三间为军机大臣,第四间为各部尚书,第五间为南上书房,以此类推。翁同龢自咸丰六年(1856)以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起,到同治元年(1862)成为帝师后有了“赏听戏”的“荣宠”,其座次多在“第四间”、“第五间”。光绪八年(1882),翁同龢成为军机大臣,因此光绪九年(1883)万寿节宫中听戏,他的座次升到“第三间”后,他也感慨“廿年来由第五间至此,钧天之梦长矣。”

座次反映身份地位,还可以从陈夔龙《梦焦亭杂记》的记载中得到印证。① 陈夔龙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汴抚入京”,正好赶上光绪帝万寿节。他以外官身份在颐和园随班行朝贺礼,听戏时居西边第六间。

座次也和演戏地点有关。同治年间宫中演戏,多在重华宫和宁寿宫。

同治六年(1867)五月二十六日,翁同龢记道:“自本月十七日起宫中土木之工繁兴,舂杵邪许之声如海涛音,或云长春宫添造戏台,无稽之言不敢凭也。是日内务府大臣于未刻叩头,意者工将毕,赏赉。”②长春宫戏台建成后,同治年间未见翁同龢有长春宫赏戏大臣的记载。光绪十年(1884)九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从长春宫移居储秀宫后,长春宫赏听戏渐渐出现。这一年十月初三日:“今日巳刻,演喜起舞,乐章并列,退后乃赐近支王公宴,于长春宫观剧也。”③十月初九日:“自初五日起,长春宫日日演剧,近支王公内府诸臣皆与。医者薛福辰,汪守正来视,特命赐膳赐观长春之剧也,即宁寿宫赏戏而中官擫笛,近侍登场,亦罕事也。此数日长春宫戏八点钟方散。”④由此可知,长春宫戏台也成为宫中演戏的舞台。

慈禧太后为了即将归政于光绪皇帝,需要修建“颐养”之所。光绪十一年(1885)到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下旨由醇亲王奕譞负责重修三海。除了慈禧太后的寝宫仪鸾殿,与宫中演戏最密切的是南海中丰泽园的修建。丰泽园主殿颐年殿以及与之隔水相望的纯一斋,都是经常“赏听戏”的地方。纯一斋为水上戏台,更具特色。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初十日:“是日上供奉皇太后驻跸西苑至南海”。光绪十四年(1888)后,在颐年殿和纯一斋演戏远远多于宁寿宫。关于纯一斋演戏,翁同龢在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五日作了详细记录:

> 是日起三日赐听戏与西苑之纯一斋,斋在丰泽园之西,有门曰“静谷”,历三层殿座始至水座也。两廊十一间,以七间为王大臣等座,列毡垫两层,每间约六七人,余在第五间也,较宁寿宫为偪仄,且系地座,无高凳,终日盘膝,不能去帽,每入座必一叩首,礼节亦繁矣。辰正入座,先在戏台下立候已久,甫入即出脱褂,巳初早饭,午初果席,未正二晚饭,极丰腆精美,闻皆系慈圣指麾,盖从来未有也。果食、奶茶照旧。饭所在静谷门外,临河支帐子。列坐凡十余桌,甚敞,微嫌热耳。自辰正至申正一刻,凡三十三刻。归后乏极。⑤

而六月二十六日万寿节赏戏依然在纯一斋,王公百官“同至丰泽园西,列坐水次,荷花送香,极清适”。纯一斋听戏不仅凉爽,还有火车送“赏听戏”的皇族宗亲、朝廷重臣,只不过火车并非机车牵引,而是人来挽拽。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初九日,翁同龢听戏后“赐坐火轮车,以人推挽出福华门”。十月初十日,他又记“乘火车出福华门”。

光绪二十一年(1895),颐和园德和园戏楼建成,颐乐殿这个名字和演戏渐联系在一起。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六日起,在颐和园演戏更多,“赏听戏”规模更大。《翁同龢日记》中说:“传颐乐殿听戏,大学士、六部尚书、总宪、南上两书房皆与,共八十二人”,“听戏处两廊各十间,较宁寿宫为闳敞,其南头有屋可退坐”。在颐和园,举行盛典、演戏之外,还可以坐船游湖赏月。光绪

①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
②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541页。
③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882页。
④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1884页。
⑤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381页。

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八日:

> 出乘舟,御前、军机坐“翔云”轮船,余皆小船无篷。停湖心,上侍皇太后御龙舟观焉。莲花万朵,周于四隅,如红线系堤上,既而明灯拥一方台至前,则戏台演戏一剧,随放花炮,亦极曼衍变幻之观。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十五日,庆贺中秋佳节的礼仪则是:

> 慈驾至,行三跪九叩礼,皇上、皇后随行礼,妃嫔等从后,群臣从上皆行礼。上左、后右。先读祝,系骈词,太后行礼毕,设坐于门外南向,上坐稍东,中官代行三献送燎,二次。祝词乐器皆道士步虚声也。太后及上立门上,赐团圆饼,宣群臣于阶前一一领之,六叩头。遂复入舟。果肴杂遝,惟时皓月皎洁,万象澄清,荷灯万盏,间以银花烟火,真大观矣。②

清宫演戏,“赏听戏”的皇族宗亲、朝廷重臣在物质上有收入,也有支出。“奉旨听戏”的“荣宠”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则来自皇帝、皇太后的赏赐;支出主要是付给宫廷伺候人员的花费。赏赐多为袍褂料、玉杯、瓷花瓶、荷包、如意、帽纬、手炉、鼻烟、香盒等每次多少不等,也有例外如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十五日赏物之外,每人赏银七十四两。至于支付给伺候人员的花费,每次十几、二十几两不等,也是一笔花销。

总之,《翁同龢日记》中对同光时期宫廷演戏的记载,尤其是对“赏听戏”人员及其相关礼仪的细致描写,再现了清宫演戏的盛况,成为研究清代戏曲史的珍贵资料。而清宫演戏活动的受众,不仅是宫廷礼仪文化的参与者,也是宫廷戏曲演出盛事的见证者,更是戏曲也是传播者和沟通宫廷与民间的桥梁。他们的身份和审美趣尚,也会影响到清宫戏曲演出的曲目、表演。因此,以《翁同龢日记》为线索对清代宫廷戏曲的受众进行考察,可以与宫廷档案相互参证,再现清宫演戏的场景,对于戏曲史与宫廷文化研究也有意义。

A Study on the Outside-Palace Viewers of Royal Traditional Opera Performanc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s Tongzhi and Guangxv: On the Basis of *Weng Tonghe's Diary*

Huang 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viewers of royal traditional opera perform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included not only the emperor, the queen and the imperial concubines who lived inside the palace, but also other royal family members, cabinet ministers and foreign envoys at different time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The reason why those people who lived outside the palace could have the privilege to be viewers was that the emperor or the queen "ga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watch royal performance as a reward". Weng Tonghe occupie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imperial cour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often received "the award to watch royal performance". In his diary, he provided a detailed record about the royal traditional opera performance through his over thirty years' personal experiences. Those records are invaluable because they described the viewers, and the ceremonies and etiquettes of royal performance, which enable scholars to recreate the scenes of royal traditional opera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e study on the viewers of the royal performance on the basis of *Weng Tonghe's Dia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royal traditional opera perform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viewer, ceremonies and etiquettes, *Weng Tonghe's Diary* (《翁同龢日记》)

(责任编辑 何 方)

①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 2936 页。
② 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六册,第 3033 页。